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炎涼岸

第六回 忠言遇主老公公膝下無兒 孝道尋親大哥哥眼中識弟

詩曰：悲歡離合不由人，顛倒常情舊復新。
待得水清魚始見，那時方識假和真。

再說劉瑾太監，自從採木回京，在路上領了袁化鳳到家，撫養做兒子。見了他裡衣上血書字跡，已曉得姓名居址，便將他生庚月日，叫星家推算，卻是個貴人八字。雖不能名登甲榜，可以得異路前程，後來直做到三品之職。劉瑾聽了，好生歡喜。僱了兩個奶娘，輪流伏侍。又恐他後來知道自家父母來歷，便將那領血衫悄然藏過，不與他穿。自此，歲月如梭，光陰似箭，不知不覺，過了六年。袁化鳳已長成七八歲，生得一表不群，面如冠玉，且丰姿穎秀，性度安和。劉瑾□分鐘愛，就改了姓劉，叫他做劉化鳳，請個名師教授書籍。只因天性聰慧，過目不忘，到九歲上經書古文，俱已讀過，又能講題屬對，作字吟詩。及到□二歲，便胸蟠錦秀，筆吐珠璣，出口成文，千言立就，隨你詩文詞賦，件件皆通。

一日，正德天子親幸劉瑾私第，劉瑾慌忙接駕。天子步入中堂坐下，劉瑾俯伏叩頭，天子親手扶住。因是先帝歷用之人，賜他坐下，談論些時政。說了一會，便踱到書房中，各處閒玩。偶然在書裡翻出一篇文章，題目是孝者所以事君也。天子潛心細玩，只覺言言忠良，字字剴切，不覺喜動天顏，及看到結股有一聯道：「一人作孝，萬邦赤子尊親；百職維忠，四海英賢輔主。」便擊節歎賞道：「忠臣孝子之言，豪傑丈夫之氣，何物之人，剛正如此。」便問劉瑾道：「此篇文章，誰人所作？」劉瑾跪奏道：「是臣兒子做的。」天子道：「你兒子多少年紀？有此通才，怎不出仕？」劉瑾道：「臣子才一□二歲，因是幼令，恐怕學業未精，不敢應考。」

天子驚道：「朕謂此種文字，定是老成宿學所構，不意得之稚年，豈非神童國瑞。可令他來一見。」劉瑾奏道：「臣子本當迎駕，恐怕童稚儀貌未恭，不敢輕見陛下。今既蒙聖召，便當呼來叩首。」如飛喚出劉化鳳到了面前。劉瑾先跪奏道：「臣子齟齬無知，未諳大體，望乞陛下矜宥。」天子道：「朕實憐才，何暇拘求細節。可速令他來見。」劉瑾便喚兒子叩頭俯伏。天子命他平身，劉化鳳便站起一邊。天子注目而視，見其天姿穎異，安雅不佻，便贊道：「好個名臣氣象。」因問：「這文字是你做的嗎？」劉化鳳跪答道：「果是小臣所構。」天子便問劉瑾道：「你是從小淨身，如何有此幼子，定是螟蛉的了。」劉瑾見兒子在前，跪伏於地，不敢回奏。無奈天子偏生問了又問，必要窮究根源。劉瑾料隱不過，恐觸聖怒，只得應道：「臣子實是螟蛉的。」天子道：「他那裡出身，是誰家之子？」劉瑾道：「臣緣數年之前，奉先皇爺採木而回，在路上拾得此子，攜歸撫養。因非過繼承宗，故不知他蹤跡。」天子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大凡人家遺棄兒女，必因肌寒所迫，或因災禍逃亡，天性之情，不得已而拋棄。孰不冀有相見之日，自然詳寫姓名居址生年月日，藏之於身，再泯形跡，斷絕他日後歸宗之路。況且他若不知自己家世，雖兄妹為婚，父子相聞，亦有何辨，豈不至於綱常廢弛，恩誼斷絕。誠非細故，何可秘而不言？」劉瑾見天子見識如此明進，說話如此精嚴，嚇得戰戰兢兢，汗流夾背，那裡還敢不說。只得奏道：「當初有一件汗衫，上留血書字跡，臣因一時遺忘。今陛下問及，方才想起。但穢污之物，不敢瀆呈聖目。」天子道：「這須不妨，可速取來觀看。」劉瑾怎敢違拗，只得領命去取了。有詩為證：

接木移花根本差，一般培植費年華。

總然結子難為種，抵轉春來幾度花。

話說劉化鳳自幼被劉瑾撫養在家，瞞過了嫡姓，竟不知自己本源，只認劉瑾便是嫡父。誰知忽被正德天子一口題破，他□二年如在夢裡做人，今日方才得醒。不曉得自身是何等樣人，出身在甚所在，忽然別是一副心緒。及見天子倒替他盤問根由，窮究到水落石出，心裡又感激，又歡喜，慌忙伏地叩謝道：「小臣方欲移孝作忠，若自昧根本，子道先失，何以對君無愧。蒙陛下開天地之洪恩，兼父母之慈愛，為小臣詰家世而正宗祧，俾小臣不陷於不義，陛下救臣以孝，真千古聖王所不能及。小臣何幸而遭逢盛世，願效犬馬，以報天恩。」說尤未了，劉瑾果然捧著一領血衫，跪在面前。天子取來一看，見有兩行血書，寫得甚是明白。念了一遍，忽沉吟道：「前日那揚州府判，叫做袁之錦，是吏員出身，又是河南籍貫，似乎不差。但那袁之錦歷任做官，怎將兒子拋棄？且劉瑾又說在本京近地領回，既非家鄉，又非宦所，如何遠棄於此？其中又似不真。況衣上既用血書，必然分離於患難之頃。袁之錦久在仕途，未必有此顛沛。」只得含忍，反不與他說明，但將那血衫付與劉化鳳道：「你收著這領衫兒，少不得父母還可相見。但劉瑾撫養你□餘年，雖非親生，亦有三年懷抱哺育之恩。既已深厚，亦宜小心孝順，不可因朕說明，竟以外人相待。」劉化鳳忙俯伏奏道：「陛下如此仁恩，小臣若忘君父，願以身膏斧鑕。」

當下天子回宮，劉瑾父子，直送到午門之內，方始歸家。劉瑾心中如失珍寶，好生悶悶不樂。劉化鳳也到書房中，將那血衫看了，嗚嗚的哭道：「我爹娘不知在於何地，當初因甚驅迫，將我棄於道路？苟非患難，斷不把未週歲的兒子忍於割捨。」想到其間，一發心痛，准准一日哭到晚，一晚哭到天明，眼也不合，飯也不思，直到次日早晨，正欲告稟劉瑾，要往河南訪問父母消息。忽然天子發下手詔，劉瑾父子慌忙接入中堂，供起香案，拆封聽覽宣讀道：

敕曰：國家求賢以致治，奚必及齒而登士。子學古以入官，烏容抱璞而待。爾太監劉瑾子劉化鳳，總角而負驚才，幼穎足征國瑞。教忠自父，銳志用以臨民；興孝惟君，學優即為登仕。重祿允宜於異日，牛刀先試乎衡年。茲授爾為文林郎，廣東肇慶府陽江縣知縣。於戲，春走花封，早慰黎元之望；霜飛澤國，還清溟渤之波。勉爾英猷，加之異擢。

劉瑾父子，望闕謝恩，請過救命，劉化鳳便道：「孩兒小小年紀，如何曉得做官，且生身父母，不知拋散何地，為人子者，方抱痛追尋之暇，何心受此爵祿。求爹爹面君告辭，待孩兒尋見父母之面，得全孝道，然後受職，未為遲也。」劉瑾也不捨得兒子遠離，竟慨然與他具疏辭職，誰知上了三疏，聖旨不允。劉瑾又不敢再上，便收拾行裝，打發兒子赴任。劉化鳳無可奈何，只得帶了□來個家人，擇吉起程。

先往河南，尋問袁家消息。一逕進了開封府，便尋寓所歇下，悄然跟了一個家人，到外邊尋問在撫院裡做吏書的袁家。那知袁七裏已有□餘年不在衙門，人都茫然不知。且問了名字，一發都不識得。迭連尋了四五日，沒個影兒。因想道：「除非到撫院裡一問，自然曉得。」次日清早，步到都察院前，逐班挨問，都沒個姓袁的。偶然有一人說道：「除非當初□年之前，有個袁之錦，曾做撫院裡書辦，如今高高的升了四品黃堂之職。莫非就是他了。」劉化鳳道：「他家裡住在甚麼所在，待我去問問，或者他亦不可知。」那人道：「他家裡因黃河衝決，又已漂沒，夫妻兩口，只在任上作家了。」劉化鳳道：「這等說，當初曾在那一家依附嗎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倒不曉得，彼時他已不在衙門，我等沒甚事往來，故就疏遠。後來零落之狀，他也瞞著人的，那裡知道。但這城裡袁氏甚多，也有一面不相識的，也有通譜的，也有同宗的，問他或者曉得，亦未可知。」劉化鳳道：「我們外路人，初到這邊，人生路不熟，望乞指教幾家名號，以便尋問，感戴不淺。」那人道：「祥符縣前，便有個姓袁的，一向在外頭做客，近日才回，他家裡現貼著袁之錦的喜單，可曾去問問嗎？」劉化鳳道：「這到沒有見得，既有這個蹤跡，小弟如飛就去。」便向那人謝一聲，拱拱手別了。忙走到祥符縣前，逐家挨看，果有個小門面裡，貼著報單，上寫到：

捷報貴府老爺袁諱之錦，特恩欽升陝西鞏昌府正堂。

卻說袁化鳳看見了，喜之不勝，連忙跨進門裡，叫了一聲。那姓袁的恰好在家，出來接著，到裡面作了揖，拱他坐下。你道那姓袁的是誰？原來就是袁吉，向來受叔父托付本錢，到京裡買賣，並尋訪兄弟消息。誰知找尋了□餘年，不見一些蹤跡，近日聞得叔父已升陝西太守，思量要去看看，故此買了些北貨，乘便帶回去發賣。也是天緣湊巧，恰恰袁化鳳尋到他家裡，連忙出來相會。那知是同堂兄弟，只認做異方賓主。施禮坐定，便開口問道：「尊兄高姓，從何處來？」劉化鳳道：「小弟姓劉，其實本姓也是

袁，近日從北京來的。」袁吉道：「原來是宗兄了，今日光降荒居，不知何事見教？」劉化鳳道：「門昔喜單上諱之錦的，與宗翁是甚麼相稱？」袁吉道：「就是家叔。」劉化鳳道：「小弟特為要訪尋個袁之錦，因見令叔名姓相同，故此特來驚動，相問一聲。」袁吉道：「宗兄與家叔有何相契，今要問他甚事？」

劉化鳳道：「令叔今年多少貴庚，尊嫡出於誰氏？望乞示知。」袁吉道：「家叔今年四十四歲，嫡母謝氏與家叔僅小兩年。」劉化鳳見所言皆合，心中暗喜。忙又問道：「十年前，令叔可曾在北京地方，棄下一位公郎嗎？」袁吉驚道：「此話何處得來？當初家叔一子，未滿週歲，曾被了大難，果然棄在北邊的。累小弟准准尋了數餘年，至今並無信息。宗兄問及此情，想必知道他下落嗎？」劉化鳳見說得一發是了，便問：「令弟可曾有名字，何日所生，遺棄時曾有憑記否？」袁吉道：「舍弟取名袁化鳳，臘月十五丑時所生，嫡母曾將姓名居址，血書於裡衣之上。」劉化鳳聽到此處，逼真是生身父母無疑了，便立起身，上前抱定袁吉，大哭道：「哥哥，則我便是袁化鳳。拋離父母多年，不孝已極。我是你兄弟，也險些認為陌路了。」袁吉聽說就是兄弟，又驚又喜，話也講不出來，又看定了袁化鳳，嘻嘻的笑。

袁化鳳恐他不信，便在懷裡取出血書小衣，遞與袁吉。袁吉接來一看，方才哭道：「這等說，果是我兄弟。你今年已該二十二歲了。當初與你分散，尚在襁褓，如今已是個俊秀少年。只是我為你訪尋十餘載，不得見面，今日卻自己踱進門來，豈非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只不知兄弟一向誰家撫養，可曾讀些書了？」袁化鳳道：「兄弟當初，虧得劉瑾太監採木回京，抱歸撫養，立為嗣子，享用奢靡，並未嘗吃苦。後又延請名儒，四載燈窗，頗知文義。今已授了廣東肇慶府陽江縣知縣，特去赴任，故此迂道至家，尋問父母，不想幸遇哥哥。」袁吉驚喜道：「你年紀尚少，如何便得做官？」袁化鳳道：「有個緣故，與兄說明。」便將劉瑾當日隱瞞蹤跡，虧了正德親幸私第，召來面見，並盤問劉瑾從幼淨身不應有子，並追求血衫，驗出底裡，及次日賜職的話，述了一遍。

袁吉道：「原來兄弟十二年，尚認作劉氏之子。若非天子根究本源，那知出於袁氏嫡脈。」袁化鳳道：「爹娘當日，不知有何患難，以致如此，後來又怎生得此高職？」袁吉道：「說來話長，然亦不可不說。」便先將馮國士貪圖庇護與袁七襄指腹聯姻，後來馮國士中了進士，與尤寡悔設計賴婚，並袁七襄被事係獄，謝氏進京營乾被三法司祛遙，遇強僧邀入，把兒子遺棄的話，細細說知。袁化鳳好生悲苦道：「不想吾父母俱遭此難厄，哥哥也受此驚險，後來父親怎生脫獄，馮家終久作何情態？望哥哥講個詳細。」袁吉便又把袁七襄事後授職，並馮家趨炎奉勢將女兒與王御史聯姻，被袁七襄打散，致王御史參劾降謫的話，與袁七襄歷揚州通判，遇著正德天子，特升太守許多情節，一並說明，袁化鳳頓足道：「馮國士如此負心，自取降謫。我爹爹挺身為民，反邀異擢，足見天地報施，不差累黍。若論馮小姐，今年已是十三歲，已知人事，倘志向端貞，自然守身而待，必不肯改弦易轍。若也象父母勢利，此時早屬他姓之婦，已不是舊巢孤燕了。如今馮國士曉得我家父子勝過了他，可不懊悔，可不羞死。」袁吉道：「這般勢利小人，何足計論。你今青年出仕，怕後有好好人家女子，與吾弟攀親嗎？」袁化鳳道：「此事且慢商量，倘馮小姐有志守貞，我亦不可負他，還須訪個的實，才可另聘。」袁吉道：「此言足見吾弟忠厚，亦是難得。」當日天晚，用過夜膳，袁吉又問道：「吾弟幾時去廣東赴任？」袁化鳳道：「我因為訪尋父母，耽擱了工夫，打帳明日就要動身。」袁吉道：「我出外數年，今日才得歸家，正欲要到叔父任上走走，先與說知兄弟歸宗的話，使叔嫡俱可安心，你可寫封書信與我帶去。」是夜，袁化鳳便移鋪陳，到哥子家裡住下。袁吉又留兄弟盤桓了三四日，方才起程去廣東到任。正是：

□載分南北，相逢忽倍親。

何時依膝下，忠孝繼名紳。

未知後來如何，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